

西湖游覽志



西湖·游·览·志

〔明〕田汝成撰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西湖游览志

〔明〕田汝成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625 字数165,000 印数1—14,000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64 定 价：0.69 元

出版说明

《西湖游览志》二十四卷，明代田汝成著。田汝成字叔禾，钱塘人，嘉靖五年进士，历任南京刑部主事、礼部祠祭郎中、广东佥事、贵州佥事、广西右参议、福建提学副使等职。他的生平，钱谦益的《历朝诗集》和朱彝尊的《明诗综》小传均有叙述。据记载，他的作品共有一百六十余卷，除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外，还有《炎徼纪闻》、《田叔禾集》、《武夷游咏》等。

田汝成擅长文笔，熟悉掌故，罢官回乡后，游览湖山，书中记录，除了征文考献以外，多出于亲身见闻，内容相当翔实，所以此书很为后人所推崇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出的：“非惟可广见闻，并可以考文献。”

关于记载西湖的书籍，最早的有唐代杜光庭的《西湖古迹事实》二卷，但此书已经失传。其他如周淙的《乾道临安志》、潜说友的《咸淳临安志》，因为是地方志书，湖山胜迹，多所简略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、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，对于风俗琐事，记载详尽，但山川古迹，却又从简，详略适中的当推《西湖游览志》。这部书既有地志的详赡，又有文学的趣味。但由于作者在思想上受到局限，书中也夹杂了一些封建糟粕。

《西湖游览志》初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五四七

年),万历十二年(公元一五八四年)巡按范鸣谦重修,万历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东鲁又重刊,万历四十七年会稽商维浚,略有增补,另行刊刻,到了光绪二十二年(公元一八九六年)丁丙又重刻。丁丙刻本是根据商维浚本校刊的,因为商本对嘉靖原刊本只有增无删,在当时有人认为妄增,而到现在则成为很好的西湖文献资料了。所以我们根据丁丙的嘉惠堂本整理排印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,采用版本,标点断句,有不妥之处,希望读者指正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四库全书总目提要

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

明田汝成撰。汝成有《炎徼纪闻》，已著录。是书虽以游览为名，多记湖山之胜，实有关于宋史者为多，故于高宗而后偏安逸豫，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宋乾道间，周淙撰《临安志》十五卷，咸淳间，潜说友又续成一百卷，湖山特其中之一目，例不当详。吴自牧作《梦粱录》，周密作《武林旧事》，于岁时风俗特详，而山川古迹又在所略。惟汝成此书，因名胜而附以事迹，鸿纤巨细，一一兼该，非惟可广见闻，并可以考文献，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，与明人游记徒以觴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。其志余二十六卷，则摭拾南宋轶闻，分门胪载，大都杭州之事居多，不尽有关于西湖，故别为一编，例同附录，盖有此余文以消纳其冗碎，而后本书不病于芜杂，此其义例之善也。惟所征故实，悉不列其书名，遂使出典无征，莫能考证其真伪，是则明人之通弊，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。

西湖游览志序

余自结发，慕说西湖之胜，神翩翩往也。嗣得武林田叔禾所为西湖志，阅之，其品藻湖山，嘉乐贤达，扬挖艺文，彰巨丽而右风流，诸懿美无论。乃若娓娓乎偏安佚豫之规，琐琐乎佞幸盘荒之戒，令人俯首歔歔，有神州陆沉之感。至其委巷丛谈，具载不遗，一国之俗，厘然在睫，则又令人慷慨起舞，病其风之靡，而思所以维之也。久之，买棹一至湖上，辄按志而索其处，依依不能去。迨备员闽中，往来经行湖上，获寓目者屡矣。踟蹰四顾，益叹田君之所志甚核，第靡由谘其民风为何若耳。去年夏，余奉命巡视两浙，疾驱而入武林。当兵民递变之后，湖山黯淡，海内结鞞之士，相戒引避，不肯入，而余适承乏。余始从司马张公谋，继从中丞萧公谋，问民所疾苦，涤除之，而力惩其靡，使勿渝焉。朝夕拮据，不敢爱其劳，即咫尺湖山，未遑一托足而游。今年秋，余既遍历诸郡，弭节武林，岁且大登，氓嬉土逸，各获其所。忘前事之惨载，观阡陌之闲风，亦駸駸视昔渐醇，鲜复靡者。萧公方被诏晋留都少司空，间携余从湖上酌酒，水光山色，倍觉亲人，余为公加爵，相视破颜，谓庶几复见升平。嗟乎！此一湖山也，曩为畏途，今为乐土。李文叔谓：名园之兴废，系洛阳之盛衰，窃疑其言大而无当，今殆然矣。余因忆田君所为西湖志下“文学掌故”，求之，业已漫漶，

不可读矣。湖山在目，而文献靡征，可乎？于是捐赎醵，檄郡丞喻均，校其漫漶，而属诸剞劂，俾后之观风者，采而斟酌焉，则武林之风，勿虑其终靡也已。

万历十二祀，岁次甲申季秋望日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江阴范鸣谦撰。

西湖游览志叙

钱唐田汝成叔禾撰

海上之士，往往谈蓬莱三岛之胜，恍忽渺茫，莫可踪迹。岂若西湖重青浅碧，抱丽城闾，陆走水浮，咸可涉览？况帝都之余，藻饰华富，即海上之士所称珠宫贝阙，琪树琼花，当不过此！宜乎胜甲寰中，声闻夷服也。然海内名山，率皆有志，而西湖独无，诎非阙典？曩岁五岳山人黄勉之尝谓予曰：“西湖无志，犹西子不写照，霓裳不按谱也，子盍图之。”时予敬诺，而五六年，宦游无暇。迨乎宅忧除服，聊寓目焉，风景不殊，良朋就世，言犹在耳，负约已长。因念古人逾祥授琴，将以舒其苑结，闻笛作赋，用以感于幽冥。予不敏，窃比山水于笙歌，拟占毕以酬诺，一物二义，爰契我心。于是绌集见闻，再证履讨，辑撰此书。叙列山川，附以胜迹，揭纲统目，为卷者二十有四，题曰《西湖游览志》。裁剪之遗，兼收并蓄，分门汇种，为卷者二十有六，题曰《西湖游览志余》。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，歌舞之谈，导欲宣奢，非以长化也。予则以为志者，史家之一体也，史不实录，则观者何稽焉？故泰华、终南，守国者恃为金汤之固；武夷、雁荡，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；岳麓、鹅湖，讲学者辟为都授之所。西湖三者无一居焉，而欲讳游

冶之事，歌舞之谈，假借雄观，只益浮伪耳，史家不为也。客又病予此书名系西湖，而旁及城市，核实不符。予则以为西湖者，南北两山之秀液也；南北两山者，西湖之护沙也；滋灵酿淑，条贯同之。若非元本山川，要原别委，则西湖之全体下章，故旁及城市，正以摹写西湖也。学使文谷孔公，尝览而嘉之，曰：“殆郡史也，美刺具陈。”欲为镌传，而以忧去。侍御纪山曹公，亦欲镌传，而复以忧去。至是侍御剑泉鄢公，按部两浙，政肃风清，博雅崇文，垂情艺苑。布宪之暇，访及此书，览而嘉之，谓郡守严公曰：“是诚郡史，可以传矣。”严公敬诺，属式守丘公综理之，而民部秋轩薛公，水部洪字王公，咸榷税于杭，闻兹盛举，亦捐资焉。未浹四旬，勒梓已竟。窃愧才绵识昧，笔削无方，符篆蚩冷，虚上官之雅意；楮宜覆瓿，贻大方之哂言；若肯直其阙略，弼其讹谬，哀为别集，被我宠光，是大愿也。

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

目 次

出版说明

四库全书总目提要

西湖游览志序

西湖游览志叙

卷一

西湖总叙1

卷二

孤山三堤胜迹8

卷三至卷七

南山胜迹26

卷八至卷十一

北山胜迹82

卷十二

南山城内胜迹135

卷十三至卷十八

南山分脉城内胜迹152

卷十九

南山分脉城外胜迹210

卷二十至卷二十一

北山分脉城内胜迹219

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

北山分脉城外胜迹237

卷二十四

浙江胜迹247

重刻西湖游览志跋263

西湖游览志后跋264

西湖游览志卷一

西湖总叙

西湖，故明圣湖也，周绕三十里，三面环山，溪谷缕注，下有渊泉百道，潏而为湖。汉时，金牛见湖中，人言明圣之瑞，遂称明圣湖。以其介于钱唐也，又称钱唐湖。以其输委于下湖也，又称上湖。以其负郭而西也，故称西湖云。西湖诸山之脉，皆宗天目。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，高三千九百丈，周广五百五十里，蜿蜒东来，凌深拔峭，舒冈布麓，若翔若舞，萃于钱唐，而嵒崿于天竺。从此而南、而东，则为龙井、为大慈、为玉岑、为积庆、为南屏、为龙、为凤、为吴，皆谓之南山。从此而北、而东，则为灵隐、为仙姑、为履泰、为宝云，为巨石，皆谓之北山。南山之脉，分为数道，贯于城中，则巡台、藩垣、帅阃、府治、运司、黉舍诸署，清河、文锦、寿安、弼教、东园、盐桥、褚塘诸市，在宋则为大内、德寿、宗阳、佑圣诸宫，隐隐赓赓，皆王气所钟。而其外迳则自龙山，沿江而东，环沙河而包括，露骨于茅山、艮山，皆其护沙也。北山之脉分为数道，贯于城中，则臬台、分司诸署，观桥、纯礼诸市，在宋则为开元、景灵、太乙、龙翔诸宫，隐隐赓赓，皆王气所钟，而其外迳则自霍山，绕湖市半道红，冲武林门，露骨于武林山，皆其

护沙也。联络周匝，钩绵秀绝，郁葱扶輿之气，盘结巩厚，浚发光华，体魄閎矣。潮击海门而上者昼夜再至。夫以山奔水导，而逆以海潮，则气脉不解，故东南雄藩，形势浩伟，生聚繁茂，未有若钱唐者也。南北诸山，峥嵘回绕，汇为西湖，泄恶停深，皎浩圆莹，若练若镜，若双龙交度，而颌下夜明之珠，抱悬不释；若莲萼层敷，拊瓣庄严，而馥郁花心，含酿甘露。是以天然妙境，无事雕饰，覩之者心旷神怡，游之者毕景留恋，信蓬阆之别墅，宇内所稀觐者也。六朝已前，史籍莫考，虽水经有明圣之号，天竺有灵运之亭，飞来有慧理之塔，孤山有天嘉之桧，然华艳之迹，题咏之篇，寥落莫睹。逮于中唐，而经理渐著，代宗时，李泌刺史杭州，悯市民苦江水之卤恶也，开六井，凿阴窞，引湖水以灌之，民赖其利。长庆初，白居易重修六井，醵函、笕以蓄泄湖水，溉沿河之田。其自序云：“每减湖水一寸，可溉田十五余顷；每一复时，可溉五十余顷。此州春多雨，夏秋多旱，若堤防如法，蓄泄及时，即濒湖千余顷无凶年矣。”又云：“旧法泄水，先量湖水浅深，待溉田毕，却还原水尺寸。往往旱甚，则湖水不充，今年筑高湖堤数尺，水亦随加，脱有不足，更决临平湖，即有余矣。”俗忌云：“决湖水不利钱唐。”县官多假他辞，以惑刺史，或云：“鱼龙无托”，或云：“菱菱失利”，且鱼龙与民命孰急？菱菱与田稼孰多？又云：“放湖水则城中六井咸枯。”不知湖底高，井管低，湖中有泉百道，湖耗则泉涌，虽罄竭湖水，而泉脉常通，乃以六井为患，谬矣。第六井阴窞，往往堙塞，亦宜数察而通之，则虽大旱不乏。湖中有无税田数十顷，湖浅则田出，有田者率盗决以利其私田，故函、笕非灌田时，并须封闭，

漏泄者罪坐所由，即湖水常盈，蓄泄无患矣。吴越王时，湖葑蔓合，乃置撩兵千人，以芟草浚泉。又引湖水为涌金池，以入运河，而城郭内外，增建佛庐者以百数。盖其时偏安一隅，财力殷阜，故兴作自由。宋初，湖渐淤壅，景德四年，郡守王济增置斗门，以防溃溢，而僧、民规占者，已去其半。天禧中，王钦若奏：“以西湖为放生池，祝延圣寿，禁民采捕。”自是湖葑益塞。庆历初，郡守郑戡复开浚之。嘉祐间，沈文通守郡，作南井于美俗坊，亦湖水之余派也。元祐五年，苏轼守郡，上言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也。自唐已来，代有浚治，国初废置，遂成膏腴。熙宁中，臣通判杭州，葑合才十二三，到今十六七年，又塞其半，更二十年，则无西湖矣。臣愚以为西湖有不可废者五：自故相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，每岁四月八日，郡人数万集湖上，所活羽毛鳞介，以百万数，为陛下祈福，若任其堙塞，使蛟龙鱼鳖，同为枯辙之鲋，臣子视之，亦何心哉！此西湖不可废者一也。杭州故海地，水泉咸苦，民居零落。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，然后民足取汲，而生聚日繁。今湖狭水涸，六井渐坏，若二十年后，尽为葑田，则举城复食咸苦，民将耗散，此西湖不可废者二也。白居易开湖记云：‘蓄泄及时，可溉田千顷。’今纵不及此数，而下湖数十里，茭菱禾麦，仰赖不资，此西湖不可废者三也。西湖深广，则运河取借于湖水，若湖水不足，则必取借于江湖。潮之所经，泥沙浑浊，一石五斗；不出三岁，辄调兵夫十余万开浚，而舟行市中，盖十余里，吏卒骚扰，泥水狼藉，为居民大患，此西湖不可废者四也。天下官酒之盛，未有如杭州者也，岁课二十余万缗，水泉之用，仰给于湖，若湖水不足，则当劳人

远负山泉，岁不下二十万工，此西湖不可废者五也。今湖上蒔田二十五万余丈，度用夫二十余万工。近者蒙恩免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，出粳常平亦数十万石。臣谨以圣意斟酌其间，增价中米减价出卖，以济饥民，而增减折耗之余，尚得钱米一万余石、贯，以此募民开湖，可得十万工。自四月二十八日开工，盖梅两时行，则葑根易动。父老纵观，以为陛下既捐利与民，活此一方，而又以其余，兴久废无穷之利，使数千人得食其力，以度凶年，盖有泣下者。但钱米有限，所募米广，若来者不继，则前功复堕。近蒙圣恩，特赐本州度牒一百道，若更加百道，便可济事。臣自去年开浚茅山、盐桥两河，各十余里，以通江潮，犹虑缺乏，宜引湖水以助之，曲折阡阡之间，便民汲取，及以余力修完六井、南井，为陛下敷福州民甚溥。”朝议从之。乃取葑泥积湖中，南北径十余里，为长堤以通行者。募人种菱取息，以备修湖之费。自是西湖大展。至绍兴建都，生齿日富，湖山表里，点饰浸繁，离宫别墅，梵宇仙居，舞榭歌楼，彤碧辉列，丰媚极矣。嗣后郡守汤鹏、安抚周淙、京尹赵与簠、潜说友递加浚理，而与簠复因湖水旱竭，乃引天目山之水，自余杭塘达溜水桥，凡历数堰，桔槔运之，仰注西湖，以灌城市。其时君相淫佚，荒恢复之谋，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，比之西施云。元愆宋辙，废而不治，兼政无纲纪，任民规窃，尽为桑田。国初籍之，遂起额税，苏堤以西，高者为田，低者为荡，阡陌纵横，鳞次作义，曾不容刀。苏堤以东，萦流若带。宣德、正统间，治化隆洽，朝野恬熙，长民者稍稍搜剔古迹，粉绘太平，或倡浚湖之议，惮更版籍，竟致阁寝。嗣是都御史刘敷、御史吴文元等，咸有题请，而浮议蜂起，有力者百

计阻之。成化十年，郡守胡浚，稍辟外湖。十七年，御史谢秉中、布政史刘璋、按察使杨继宗等，清理续占。弘治十二年，御史吴一贯修筑石闸，渐有端绪矣。正德三年，郡守杨孟瑛，锐情恢拓，力排群议，言于御史车梁、佾事高江，上疏请之，以为西湖当开者五。其略曰：“杭州地脉，发自天目；群山飞翥，驻于钱唐。江湖夹抱之间，山停水聚，元气融结，故堪舆之书有云：‘势来形止，是为全气，形止气蓄，化生万物。’又云：‘外气横形，内气止生’。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，财赋之奥区，而前贤建立城郭，南跨吴山，北兜武林，左带长江，右临湖曲，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，钟灵毓秀于其中。若西湖占塞，则形胜破损，生殖不繁。杭城东北二隅，皆凿濠堑，南倚山岭，独城西一隅，濒湖为势，殆天堑也。是以涌金门不设月城，实倚外险，若西湖占塞，则滕径绵连，容奸资寇，折冲御侮之便何借焉？唐宋已来，城中之井，皆借湖水充之，今甘井甚多，固不全仰六井、南井也；然实湖水为之本源，阴相输灌，若西湖占塞，水脉不通，则一城将复卤饮矣。况前贤兴利以便民，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业，非为政之体也。五代已前，江潮直入运河，无复遮捍。钱氏有国，乃置龙山、浙江两闸，启闭以时，故泥水不入。宋初崩废，遂至淤壅，频年挑浚。苏轼重修堰闸，阻截江潮，不放入城，而城中诸河，专用湖水，为一郡官民之利。若西湖占塞，则运河枯涸，所谓南柴北米，官商往来，上下阻滞，而闾阎贸易，苦于担负之劳，生计亦窘矣。杭城西南，山多田少，谷米蔬蕮之需，全赖东北。其上塘濒河田地，自仁和至海宁，何止千顷，皆借湖水以救亢旱，若西湖占塞，则上塘之民，缓急无所仰赖矣。此五者，西湖有无，利害明